

二刻拍案驚奇

二刻拍案驚奇卷二十六

情、教、官、愛、女、不、受、報、窮、庠、士、助、師、得、令、終

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

詩曰

盤中何所有、首指長闌干、

這首詩乃是廣文先生所作、道他做官清苦處、蓋因
天下的官、隨你至卑極小的、如倉大使、巡簡司、也還
有些外來錢、惟有這教官、管的是那幾個酸子、有體
面的、還來送你幾分節儀、沒體面的、終年面也不來
見、你有甚往來交際、所以這官極苦、然也有時運好、
撞着好門生、也會得他的氣力起來、這又是各人

整齊衙門
何處是台
亦有官的

造化不同浙江溫州府曾有一個廩膳秀才姓韓名贊卿屢次科差不得中式，挨次出貢到京赴部聽選，選得廣東一個縣學裡的司訓，那個學直在海邊，從來選了那裡再無人去做的，你道為何？元來與軍民府州一樣，是個有名無實的衙門，有便有幾十個秀才，但是認得兩個士大人的字脚，就進了學，再不退了。平日只去海上尋些道路，直到上司來時，穿着衣巾擺班接一接送一送，就是他向化之處了。不知國朝幾年間，曾創立得一個學舍，無人來住，已自東倒西歪，旁邊有兩間舍房，住一個學史，也只管記記名。

姓簿籍沒事得做、就合着秀才一夥去做生意、這就
算做一個學了、韓贊卿誰知不是梅氣悔氣却選着了這一個去處、
曾有走過廣裡的、備知詳細、說了這樣光景、合家恰
像死了人一般、哭個不歇、韓贊卿家裡窮得火出、守
了一世書窗、指望巴個出身、多少掙些家私、今却如
此遭際、沒計奈何、韓贊卿道、難道便是這樣罷了、不
成、窮秀才結煞、除了去做官、再無路可走了、我想朝
廷設立一官、畢竟也有個用處、見放着一個地方、難
道是去不得哄人的、也只是人自怕了、我總是沒事
得做、揀着窮骨頭去走一遭、或者撞着上司可憐、有

些別樣處法作成些道路，就強似在家裡坐了。遂發一個狠決意要去，親眷們阻當他，多不肯聽。措置了些盤纏，別了家眷，冒冒失失，竟自赴任。到了省下，見過幾個上司，也多說道：「此地去不得，住在會城守幾時，別受些差委罷。」韓贊卿道：「朝廷命我到此方行教，豈自身不履其地，算得爲官的？」是必到任一番，看如何光景。上司聞知，多笑是迂儒腐氣。憑他自去了。韓贊卿到了海邊地方，尋着了那個學吏，拿出吏部急字號文憑，與他看了。學吏喫驚道：「老爹你如何直走到這裡來？」韓贊卿道：「朝廷教我到這裡做教官，不到

這裡却到那裏學吏道舊規但是老爹們來只在省城住下寫個諭帖來知會我們開本花名冊子送來秀才廩糧中扣出一個常例一同送到一件事就完了老爹每俸薪自在縣裡去取我們不管以後陞除去任我們總不知道了今日如何却竟到這裡韓贊卿道我既是這裡官須管著這裡秀才你去叫幾個來見我學吏見過文憑曉得是本管官也不敢怠慢急忙去尋幾個為頭的積年秀才與他說知子秀才道奇事奇事有個先生來了一傳兩兩傳三一時會聚了十四五個商量道既是先生到此我們也該以

學是孔夫
子降伏得
人

禮相見有幾個年老些的穿戴了衣巾其餘的只是常服多來拜見先生韓贊卿接見已畢逐個問了姓叙些寒溫盡皆歡喜略略問起文字大意一班兒都相對微笑老成的道先生不必拘此某等敢以實情相告某等生在海濱多是在海裡去做生計的當道恐怕某等在內地生事作成我們穿件藍袍做了個秀才羈縻着唱得幾個喏寫得幾字就是了其實不知孔夫子義理怎麼樣的所以再沒有先生們到這裡的今先生辛辛苦苦來走這番這所在不可久留却又不好叫先生便如此空回去先生且安心住兩

有信有義
非尋常考

身

且讓吾們到海中去去。五日後却來見先生，就打發先生起身。只看先生造化，何如說畢，哄然而散。韓贊卿聽了這番說話，驚得呆了，做聲不得，只得依傍着學吏，尋間民房，權且住下。這些秀才去了五日，果然就來見了韓贊卿道：「先生大造化，這五日內生意不比尋常，足足有五千金。」勾先生下半世用了，弟子們說過的話，毫釐不敢入己，盡數送與先生。見弟子們一點孝意，先生可收拾回去。是日高見韓贊卿，見了許多東西，嚇了一跳，道：「多謝列位盛意，只是學生帶了許多銀兩，如何回去得？」眾秀才道：「先生不必憂慮。」

弟子們着幾個與先生做伴，同送過嶺，萬無一失。韓贊卿道：學生只爲家貧無奈，選了這裡，不得不來，豈知遇着列位，用情如此。衆秀才道：弟子們從不曾見先生面的，今勞苦先生一番，周全得回去，也是我們弟子之事。已後的先生不消再勞了。當下衆秀才替韓贊卿打疊起來，水陸路程舟車之類，多是衆秀才備得停當，有四五个陪他一路起身。但到泊舟所在，有些人來相頭相脚，面生可疑的，這邊秀才不知口說些甚麼，拋个眼色，就便走開了去，直送至交界地方，路上太平的了，然後別了韓贊卿，告回。韓贊卿

謝之不盡、竟帶了重貲回家、一個窮儒、一旦饒裕了、可見有造化的、只是這個教官、又到了做不得的地、方也、原有起好處來、在下爲何把這個教官說這半、日、只因有一個教官、做了一任回來、貧得徹骨、受了、骨肉許多的氣、又虧得做教官時、一個門生之力、掙、了一派後運、爭盡了氣、好結果了、正是

世情看冷煖、人面逐高低、
任是親兒女、還隨阿堵錢、

話說浙江湖州府近太湖邊地方、叫做錢萋、有一個、老廩膳秀才、姓高、名廣、號愚溪、爲人忠厚、生性古執、

生有三女俱已適人過了。娶石氏已歿並無子嗣止
有一姪名高文明另自居住家道頗厚這高愚溪積
祖傳下房屋一所自己在裏頭住姪兒也是有分的
只因姪兒自掙了些家私要自家像意見這祖房坍
塌下來修理不便便自己置買了好房子搬出去另
外住了若論支派高愚溪無子該是姪兒高文明承
繼的只因高愚溪諱言這件事況且自有三女未免
偏向自一骨血有積遺下的束修本錢多零星與女
兒們去了後來揆得出貢選授了山東費縣教官轉
了沂州又陞了東昌府做了兩三任歸來囊中也有

四五百金寬些，看官聽說大凡窮家窮計，有了一二兩銀子，便就做出十來兩銀子的氣質出來，況且世上人的眼光極淺，口頭最輕，見一兩個箱兒匣兒，畧重些，便猜道有上千上萬的銀子，在裏頭，還有鑿鑿說着數目，恰像親眼看見親手兌過的一般，總是一刻的窮相，彼時高愚溪帶得些回來，便就聲傳有上千的數目了，三個女兒曉得老子有些在身邊，爭來親熱，一個賽一個的要好，高愚溪心裏歡喜道：我雖是沒有兒子，有女兒們如此殷勤，老景也還好過，又想一想道：我總是留下私蓄，也沒有別人得與他，何

大手段不
是假教官
的

不拿些出來，分與女兒們，不等他們感激，越堅他每
的孝心，當下取三百兩銀子，每女兒與他一百兩，女
兒們一時見了銀子，起初時千歡萬喜，也自感激，後
來聞得說身邊還多，就有些過望起來，不見得十分
足處，大家唧噥道：不知還要留這偌多與那個用，雖
然如此說，心裏多想他後手的東西，不敢沖撞，只是
趕上前的討好，姪兒高文明照常往來，高愚溪不過
體面相待，雖也送他兩把俸金，幾件人事，恰好姪兒
也替他接風洗塵，只好直退，姪兒有些身家，也不想
他的，不以爲意，那些女兒鬧鬧了幾日，各要回去，只

剝得老人家一個、在這些敗落舊屋裏面居住、覺得淒涼、三個女兒、你也說、我也說、多道來接老爹家去住幾時、各要爭先、高愚溪笑道、不必爭、我少不得要來看你們的、我從頭而來、各住幾時便了、別去不多時、高愚溪在家清坐了兩日、寂莫不過、收拾了些東西、先到大女兒家裏住了幾時、第二個、第三個女兒、多着人來相接、高愚溪以次而到、女兒們只怨悵來得遲、住得不長遠、過得兩日、又來接了、高愚溪周而復始、住了兩巡、女兒們殷殷勤勤、東也不肯放、西也不肯放、高愚溪思量道、我總是不生得兒子、如今年已

生兒不
得自孫自
在矣

老邁又無老小何苦獨自个住在家裡有此三個女兒輪轉供養勾過了幾年了只是白喫他們的心裏不安前日雖然每人與了他百金他們也費些在我身上了我何不與他們說過索性把身邊所有盡數分與三家等三家輪供養了我我落得自孫自在這邊過幾時那邊過幾時省得老人家還要去買柴糶米支持辛苦最爲便事把此意與女兒們說了女兒們个个踴躍從命多道女兒養父親是應得的就不分得甚麼也說不得高愚溪大喜就到自屋裡把隨身箱籠有些實物的多搬到女兒家裏來了私下把

箱籠東西，軒軒奏奏，還有三百多兩，裝好漢，發個慷慨，再是一百兩一家，分與三個女兒，身邊剩不多些甚麼了，三個女兒接受，盡皆歡喜，自此高恩溪只輪流住在三個女兒家裏，過日，不到自家屋裏去了，這幾間祖屋，久無人住，逐漸坍將下來，公家物事，賣又賣不得，女兒們又瘋掇他，說是有分東西，何不折了些來，愚溪總是不想家去住了，道是有理，但見女婿家裏，有些甚麼工作，修造之類，就去悄悄載了些作料來，增添改用，東家取了一條梁，西家就想一根柱，甚至猪棚屋，也取些椽子板障來拉一拉，多是零碎

取了的、姪兒子也不好小家子樣來爭、聽憑他沒些搭煞的、把一所房屋狼籍完了、

祖宗締造本艱難、公物將來弃物看

自道婿家堪畢世、寧知轉眼有炎寒

自然之事
勢

且說高愚溪初時在女婿家裡過日、甚是熱落、家家如此、以後手中沒了東西、要做些事體、也不得自繇、漸漸有些不便當起來、亦且老人家心性、未免有些嫌長嫌短、左不是、右不是的、難爲人、畧不像意、口裡便恨恨毒毒的說道、我還是喫用自家的、不喫用你們的、聒絮个不住、到一家一家如此、那些女婿家裡、

未免有些厭倦起來。況且身邊無物，沒甚麼想頭。就是至親如女兒，心裡較前也懈了好些，說不得個推出門，却是巴不得轉過別家去了。眼前清淨幾時，所以初時這家住了幾時，未到滿期，那家就先來接他。而今就過日期，也不見來接，只是巴不得他遲來些。高愚溪見未來接，便多住了一兩日。這家子就有些言語出來，道我家住滿了，怎不到別家去，再畧動氣。就有的發話道：當初東西三家均分，又不是我一家得了的。言三語四，耳裏裏聽不得。高愚溪受了一家之氣，忿忿地要告訴這兩家，怎當得這兩家真是

一個娘養的，過得兩日這些光景，也就現出來了。閒話中間對女兒們說着姊妹不是開口就護着姊妹，駁的。至于女婿一發彼此相爲，外貌解勸之中帶些尖酸譏評，只是丈人不是，更當不起。高懸溪惱怒不過，只是尋是尋非的炒鬧，合家不寧數年之間，弄做一個老厭物推來攘去，有了三家，反無一個歸根着落之處了。看官若是女兒女婿說起來，必定是老人家不達時務，惹人憎嫌。若是據着公道評論，其實他分散了好些本錢，把這三家做了靠傍，凡事也該體貼他意思一分，纔有人心天理，怎當得人清如此與他。

病
人石此

的便算已物用他的便是寬家況且三家相形便有許多不調勻處假如要請一個客做个東道這家便嫌道何苦定要在我家請口裏應承時先不爽利了就應承了去心是懈的日挨一日挨得滿了又過了一家到那家提起時又道何不在那邊時節請了偏要留到我家來請到底不請得撒開手難道遇着大小一事就三家各派不成所以一件也成不得了怎教老人家不氣苦這也是世態自然到此地位的只是起初不該一味溺愛女兒輕易把家事盡情散了而今權在他人之手豈得如意只該自揣了些已盡

罷却又是親手分過銀子的心不甘，伏欲待嚙了口氣，別走道路，又手無一錢，家無片瓦，爭氣不來，動彈不得，要去告訴姪兒，平日不會有甚好處到他，今如此行徑，沒下稍了，恐怕他們見笑，沒臉，見他左思右想，恨道：只是我不會生得兒子，致有今日，枉有三女，多是負心何外的，一毫沒幹，反被他們賺得沒結果了，使一个性子，嚙着眼淚，走到路傍一个古廟裏，坐着，越想越氣，累天倒地的哭了一回，猛想道：我做了一世的儒生，老來弄得這等光景，要這性命做甚麼，我把胸中氣不忿處，哭告菩薩一番，就在這裡尋

个自盡罷了、又道是無巧不成話、高愚溪正哭到悲切之處、恰好姪兒高文明、在外邊收債回來、船在岸邊、推過、只聽得廟裡哭聲、終是鬧着天性、不覺有些動念、仔細聽着、像是伯伯的聲音、便道不問是不是、這個哭哭得好古怪、就住櫓去看一看、怕做甚麼、叫船家一櫓、邀住了船、船頭攸岸、撲的跳將上去、走進廟門、喝道那人在此啼哭、各擡頭一看、兩下多喫了一驚、高文明道我說是伯伯的聲音、爲何在此、高愚溪見是自家姪兒、心裏悲酸起來、越加痛切、高文明道伯伯老人家、休哭壞了身子、且說與姪兒、受了何

人的氣，以致如此高愚。溪道說也羞人，我自差了念頭，死靠着女兒，不留個後步，把些老本錢，多分與他們了。今日却沒一個理着我了，氣忿不過，在此痛哭，告訴神明一番，尋個自盡，不想遇着我姪，甚爲有愧。高文明道，伯伯怎如此短見，姊妹們是女人家見識，與他認甚麼真。愚溪道，我寧死于此，不到他三家去了。高文明道，不去也，憑得伯伯，何苦尋死。愚溪道，我已無家可歸，不效何待。高文明道，姪兒不才，家裡也還未養得伯伯，一口起，怎說這話。愚溪道，我平時不言有好處到我姪，些些家事，多與了別人，今日剩得

是處却明
白起來

个光身子怎好來擾得你。高文明道：自家骨肉如何說个擾字。愚溪道：便做道我姪不弄姪媳，婦定嫌憎的。我出了偌多本錢買別人嫌憎過了，何況子然一身。高文明道：姪兒也是个男子漢，豈繇婦人做主。况且姪婦頗知義理，必無此事。伯伯只是隨着姪兒，到家裡罷了，再不必遲疑。快請下船同行。高文明也不等伯子回言，一把扯住衣袂，拉了就走。竟在船中載回家來。高文明先走進去，對娘子說着伯伯苦惱，思量尋眾的話。高娘子喫驚道：而今在那里了。高文明道：已載他在船裡回來了。高娘子道：雖然老人家沒

搭煞計得人輕賤，却也是高門裡的體面，原該收拾了回家來，免被別家耻笑。高文明還怕娘子心未定，故意道：「老人家雖沒用了，我家養這一羣鵝在園裡，等他在家早晚看看也好的，不到得喫白飯。」娘子道：「說那里話，家裡不爭得這一口，就喫了白飯也是自家骨肉，又不養了閒人，沒有姪兒，叫个伯子來家看。」鶯之理不要說這話，快去接了他起來。高文明道：「既如此說，我去請他起來，你可整理些酒飯相待說罷。」高文明三脚兩步走到船邊，請了伯子起來，到堂屋裡坐下，就搬出酒肴來，伯姪兩人喫了一會。高愚溪

還想着可恨之事，提起一兩件來，告訴姪兒，眼淚簌簌的下來。高文明只是勸解，自此且在姪兒處住下了。三家女兒知道，曉得老兒心裡怪了，却是巴不得他不來。雖體面上也叫個人來動問動問，不曾有一家說來接他去的。那高愚溪心性古撇，便接也不肯去了。一直到了年邊，三個女兒家纔假意來說接去過年，也只是說聲不見十分殷勤。高愚溪回道不來，也就住了。高文明道：伯伯過年正該在姪兒家裡住的。祖宗影神也好拜拜，若在姊妹們家裏，挂的是他家祖宗伯伯也不便。高愚溪道：姪兒說得是，我還有

兩個舊箱籠，有兩套圓領在裡頭，舊紗帽一頂，多在大女兒家裡，可着人去取了來。過年時也好穿了，拜拜祖宗。高文明道這是要的，可寫兩個字去取。隨着人到，大女兒家裡去討這些東西。那家子正怕這厭物再來，見要這付行頭，曉得在別家過年了，恨不得急燒一付退送紙，連忙把箱籠交還不迭。高愚溪見取了這些行頭來，心裏一發曉得女兒家裏不要他來的意思，安心在姪兒處過年。大凡老休在屋裡的小官，巴不得撞個時節吉慶，穿着這一付紅閃閃的，搖擺搖擺，以為快樂。當日高愚溪着了這一套，拜了

祖宗姪兒姪媳婦也拜了尊長一家之中甚覺和氣強似在別人家了只是高愚溪心裡時常不快道是不曾掉得甚麼與姪兒今反在他家打攪甚爲不安就便是看驚的事他也肯做早是姪兒不要他去

同枝本是一家親纔屬他門便路人

直待酒闌人散後方知葉落必歸根

一日高愚溪正在姪兒家閒坐忽然一個人公差打扮的走到面前拱一拱手道老伯伯借問一聲此間有个高愚溪老爹否高愚溪道問他怎的公差道老伯伯指引一指引一路問來說道在此間在下要見

早知破
例如此
有文家
不字不
遠矣

他一見有些要緊說話，高愚溪道：「這是个老朽之人，尋他有甚麼勾當？」公差道：「福建巡按李爺，山東沂州人，是他的門生，今去到任，迂道到此，特特來訪他。」找尋兩日了，愚溪笑道：「則我便是高廣。」公差道：「果然麼？」愚溪指着壁間道：「你不信，只看我這頂破紗帽。」公差曉得是實，叫聲道：「失敬了。」轉身就走。愚溪道：「你且說山東李爺，叫甚名字？」公差道：「單諱着一个某字。」愚溪想了一想道：「元來是此人。」公差道：「老爹家裡收拾一收拾，他等得不耐煩了，小的去稟，就來拜了。」公差訪得的實，喜喜歡歡自去了。高愚溪叫出姪兒高文明。

來與他說知此事。高文明道：這是興頭的事，貴人來臨，必有好處。伯伯當初，怎麼樣與他相處起的？愚溪道：當初吾在沂州做學正，他是童生新進學，家裏甚貧，出那拜見錢，不起。有半年多了，不能勾來盡禮。齋中兩個同僚，攛掇我出票去拿他，我只是不肯。後來訪得他果貧，去喚他來見，是我一個做主，分文不要他的。齋中見我如此，也不好要得了。我見這人身雖寒儉，意氣軒昂，模樣又好，問他家裏連燈火之資，多難處的。我到叻了他些盤費回去，又替他各處贊揚。第二年就有了一個好館，在東昌時節，又府裡薦了。

他歸來這幾時不相聞了，後來見說中過進士，也不知在那里爲官。我已是老邁之人，無意世事，總不記在心上，也不去查他了。不匡他不忘舊情，一直到此來訪我。高文明道：這也是个好人了。正說之間，外邊喧嚷起來，說一个大船泊將隴來了，一齊來看。高文明走出來，只見一個人拿了紅帖，竟望門裏直奔。高文明接了，擎進來看。高愚溪忙將古董衣服穿戴了出來迎接。船艙門開處，搖搖擺擺，躡上个御史來。那御史生得齊整，但見

胸蟠豸繡，人避驄威。攬轡想像澄清，停車動搖山

嶽霜飛白簡、一筆裏、要管閒、非清比、黃河滿、面上
專尋、不是、若不爲學中師友誼、怎肯來林外野人
家、

那李御史見了高愚溪、口口稱爲老師、滿面堆下笑
來、與他拱揖進來、李御史退後一步、不肯先走、扯得
个高愚溪氣喘不迭、涎唾鼻涕亂來、李御史帶着笑、
只是謙遜、高愚溪強不過、只得扯着袖子占先了些、
一同行了、進入草堂之中、御史命設了毯子、納頭四
拜、拜謝前日提携之恩、高愚溪還禮不迭、拜過、卽送
上禮帖、候敬十二兩、高愚溪收下、整椅在上面、御史

入行著也

再三推辭，定要傍坐，只得左右相對，御史還不肯占上，必要愚溪右手高，此纔坐了。御史提起昔日相與之情，甚是感謝，說道：「僥倖之後，日夕想報師恩，時刻在念，今幸適有此差，道繇貴省，迂途來訪，不想高居如此鄉僻，高愚溪道可憐可憐，老朽那得有居，此乃舍姪之居，老朽在此赴任的，御史道：「老師當初必定有居，愚溪道：「老朽拙算，祖居盡廢，今無家可歸，只得在此強顏度日，說罷不覺哽咽起來，老人家眼淚極易落的，撲的掉下兩行來，御史惻然不忍，道：「容門生到了地方，與老師設處便了，愚溪道：「若得垂情老朽，

子弟
何世
表

至死不忘，御史道門生到任後，便着承差來相候，說
勾一個多時的話，起身去了。愚溪送動身，看船開了，
然後轉來，將適纜所送銀子來看一看，對姪兒高文
明道：「此封銀子，我姪可收去，以作老漢平日供給之
費。」高文明道：「豈有此理！供養伯伯，是應得的，此銀伯
伯留下，隨便使用。」高愚溪道：「一向打攪，心實不安，手
中無物，只得覩顏過了。今幸得門生送此，豈有累你
供給了，我自收物事自用之理。你若不收我的，我也
不好再住了。」高文明推却不得，只得道：「既如此說，姪
兒取了一半去，伯伯留下一半，別用罷。」高愚溪依言

各分了六兩。自李御史這一來，鬧動了太湖邊上，把這事說了幾日。女兒家知道了，見說送來銀子，分一半與姪兒了。有的不氣，干道光輝了他家，又與他銀子。有的道：這些須銀子，也不見幾時用，不要欣羨他。免得老厭物來家也勾了。料沒得再有幾個御史來送銀子。各自唧噥不題。且說李御史到了福建，巡歷地方，祛蠹除奸，雷厲風行。且是做得利害，一意行事。隨你天大分上，挽回不來。三月之後，即遣承差到湖州公幹。順便賚書一封，遞與高愚溪約他到任所。先送程儀十二兩，教他收拾了。等承差公事已畢，就接

此信與姪兒高文明商量伯姪
久候何十

了同行高愚溪得了此信與姪兒高文明商量伯姪
兩個一同去走走收拾停當承差公事已完來促起
身一路上多是承差支持毫不費力不二十日已到
了省下此時察院正巡歷漳州開門時節承差進稟
請到了高師爺察院即時送了下處打轎出拜拜時
趕開閒人叙了許多時說話回到衙內就送下程又
分付辦兩桌酒喫到半夜方散外邊見察院如此纏
繆那個不欽敬府縣官多來相拜送下程盡力奉承
大小官吏多來撥臀捧屁希求看觀把一個老教官
擡在半天裏因而有求薦獎的有求免叅論的有求

出罪的，有求免贓的，多來鑽他分上。察院密傳意思，教且離了所巡境地，或在省下，或遊武夷，已叮囑了心腹府縣，其有所托之事，釘好書札，附寄公文封筒進來，無有不依。高愚溪在那里半年，直到察院將次復命，方纔收拾回家。總計所得，足足有二千餘兩白物，其餘土產貨物，尺頭禮儀之類，甚多，真叫做滿載而歸。只這一番，比似先前自家做官時，倒有三四倍之得了。伯姪兩人，滿心歡喜，到了家裏，搬將上去，隣里之間，見說高愚溪在福建巡按處抽豐回來，盡來觀看，看見行李沉重，貨物堆積，傳開了一片道，不知

得了多少來家，三家女兒知道了，多着人來問安，又各說着要接到家裏去的話。高愚溪只是冷笑，心裏道：見我有了東西，又來親熱了，接着幾番。高愚溪立得主意定，只是不去，正是自從

受了賣糖公公騙，至今不信口甜人。

這三家女兒見老子不肯來，約會了一日，同到高文明家裏來，見高愚溪，个个多撮得笑起来，說道：前日不知怎麼慌冲撞了老爹，再不肯到家來了，今我們自己來接，是必原到我，每各家來住住。高愚溪笑道：多謝多謝，一向打攪得你們勾了，今也要各自揣已，再

不來了、三個女兒、你一句、我一句、說道、親的、只是親、
怎麼、這等、見弃、我們、高愚、溪、不耐、煩、起來、走進、房中、
去、了一、會、手、中、拿、出、三、包、銀、子、來、每、包、十、兩、每、一、個、
女、兒、與、他、一、包、道、只、此、見、我、老、人、家、之、意、以、後、我、也、
再、不、來、相、擾、你、們、也、不、必、再、來、相、纏、了、又、拿、一、個、東、
帖、來、付、高、文、明、就、與、三、個、女、兒、看、一、看、衆、人、爭、上、前、
看、時、上、面、寫、道、

平日空囊、止有親姪收養、今茲餘橐、無用他姓垂
涎、一生宦資、已歸三女、身後長物、悉付姪兒、書此
爲照、

語

得彼

女兒中頗有識字義者，見了此紙，又氣忿又沒趣，只得各人收了一包，且自各回家裏去了。高愚溪將所有盡交付與女兒高文明，那里肯受，說道：伯伯留些防老，省得以前苦錢乏了，告人便難。高愚溪道：前番分文沒有時，你兀自肯白養我，今有東西與你了，倒怠慢我，不成。我老人家心直口直，不作久計了，你收下我的，一家一計過去，我到相安，休分彼此。說是你的，我的，高文明依言，只得收了，以後盡心供養，但有所需，無不如意。高愚溪到底不往女兒家去，善終于姪兒高文明之家，所剩之物盡歸姪兒也。是高文

明一點親親之念不衰，畢竟得所報也。

廣文也有遇時人，自是人情有假真，
不遇門生能報德，何緣愛女復思親。

一刻拍案驚奇卷之二十六終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二十七

偽漢衣前擊姜山中

假將軍還妹江上

詩云

曾聞盜亦有道

其間多有英雄

若逢真正豪傑

偏能掉臂于中

昔日宋相張齊賢他爲布衣時值太宗

皇帝

北上太平十策太宗大喜用了他六策

餘四策

再用齊賢堅執道是十策皆妙盡宜

那太宗笑其

狂妄還朝之日對真宗道我在河北得一宰相之才

名曰張齊賢留爲你他日之用真宗牢記在心後來

齊賢登進士榜却中在後邊真宗見了名字要拔他

上前爭奈梅已填定特旨一榜盡賜及第他日直儼
到宰相這個張相未遇時節孤貧落魄却備儻有大
度一日偶到一個地方投店中住止其時適有一夥
大盜劫掠歸來在此經過下在店中造飯飲酒鎗刀
森列形壯猙獰居民恐怕拿住東逃西匿連店主多
去躲藏張相刺得一身在店內偏不走避看見羣盜
喫得正酣張相整一整巾憤岸然走到羣盜面前拱
一拱手道列位大夫請了小生貧困書生欲就大夫
求一醉飽不識可否羣盜見了容貌魁梧語言爽朗
便大喜道秀才乃肯自屈何不可之有但是吾輩兇

即此等言
安得不喜

踈恐怕秀才見笑耳。即立起身來請張相全坐。張相道：「世人不識諸君，稱呼爲盜，不知這盜非是醜觀兒，即做得的。諸君多是世上英雄，小生也是慷慨之士。今日幸得相遇，便當一同歡飲一番，有何彼此說罷。」便取大碗斟酒，一飲而盡。羣盜見他喫得爽利，再斟一碗來，也就一口吸乾，連喫個三碗。又在桌上取過一盤豬蹄來，畧擘一擘開，狼飡虎嘍，喫個罄盡。羣盜看了，皆大驚異，共相希咤道：「秀才真宰相器量，能如此，不獨小節，決非凡品。他日做了宰相，宰制天下，當念吾輩爲盜，多示于不得已之情。今日塵埃中，願此

管壁不下
大宗

結納幸秀才不存各各身畔將出金帛來贈你強我
賽堆了一大堆張相毫不推辭一一簡取將一條索
子網縛了携在手中叫聲聒噪大踏步走出店去此
番所得倒有百金張相盡付之酒家供了好些時酬
暢只此一段氣魄在貧賤時就與人不同了這個是
膽能玩盜的有詩爲證

等閒卿相在塵埃

大嚼無慙亦異哉

自是胸中多磊落

直教劇盜也憐才

山東萊州府掖縣有一个勇力之士邵文元義氣勝
人專要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有人在知縣面前誦他

官評公子
繪畫

恃力爲盜，知縣初到，不問的實，尋事打了他一頓。及至知縣朝覲入京，纔出境外，只見一人騎着馬，跨着刀，跑至面前，下馬相見。知縣認得是邵文元，只道他來報仇，喫了一驚，問道：你自何來？文元道：小人特來防魏相公入京，前途劇賊頗多，然聞了小人之名，無不退避的。知縣道：我無恩于你，你怎到有此好心？文元道：相公前日戒訓小人，也只是要小人學好。況且相公清廉，小人敢不盡心報效。知縣心裏方才放了一個大枕搭，文元隨至中途，別了自去，果然絕無差言。一日出行，過一富翁之門，正撞着強盜四十餘人。

在那里打劫他家，將富翁細縛住，着一個強盜，將刀加頸，嚇他道：「如有官兵救應，即先下手，其餘強盜盡劫金帛，富翁家裡有一個錢堆，高與屋齊，強盜算計他不去，盡笑道：『不如替他散了罷。』」號召居民多來，錢居民也有怕事的，不敢去，也有好事的，去看光景，也有貪財大膽的，拿了家伙，稱心的撈取，弄得錢滿堆墀。邵文元聞得這話，要去玩弄這些強盜，在人叢中側着肩膀，挨將進去，高聲叫道：「你們做甚的做甚的？」衆人道：「強盜多着哩，不要惹事。」文元走到鄰家，取一條鉄叉，立在門內，大叫道：「邵文元在此，你們還

了這家銀子，快散了罷。富翁聽得，恐怕強盜見有救應，即要動刀，大叫道：「壯士，快不要來，若來先殺我了。」文元聽得，權且走了出來，羣盜齊把金銀裝在囊中，馱在馬背上，有二十馱，仍綁押了富翁，送出境外二十里，方纔解縛。富翁披髮，狼狽而歸。誰知文元自出門外，騎着馬，即遠遠隨來看見富翁已回，急鞭馬追趕。強盜見是一個人，不以爲意。文元喝道：「快快把金銀放在路傍。」汝等認得邵文元否？強盜聞其名，正慌張未答。文元道：「汝等遲遲，且着你看一個樣。」驢的一箭已把內中一個射下馬來，成了。衆盜大驚，一齊下

馬跪在路傍，告求饒命。文元喝道：「留下東西，饒你命去罷。」強盜盡把囊物丟下，空身上馬逃遁而去。文元就在人家借幾疋馬，負了這些東西，竟到富翁家裏。一一交還。富翁迎着叩頭道：「此乃壯士出力奪來之物，已不是我物了，願送至君家。吾不敢吝。」文元怒叱道：「我哀憐你家橫禍，故出力相助。吾豈貪私邪？」盡還了富翁，不顧而去。這個是力能制盜的，有詩爲證：

白晝探丸勢已凶，不堪壯士笑談中。

揮鞭能返相如璧，盡却耐金更自雄。

再說一個見識能作弄強盜的。汪秀才做回正話，看

官要知這个出處。先須聽我瀟湘入景。

雲暗龍堆古渡。湖連鹿角平田。薄暮長楊垂首。平

明秀麥齊肩。人羨春遊此日。客愁夜泊如年。瀟湘夜雨

湘妃初理雲鬟。龍女忽開曉鏡。銀盤水面無塵。玉

臆天心相映。一聲鐵笛風清。兩岸西關人靜。洞庭秋月

八桂城南路杳。蒼梧江月首稀。昨夜一天風色。今

朝百道帆飛。對鏡且看妾面。倚樓好待郎歸。遠浦歸帆

湖平波浪連天。水落汀沙千里。蘆花冷澹秋容。鴻

雁差池南徙。有時小棹經過。又遣幾羣驚起。平沙落雁

軒帝洞庭聲歇。湘靈寶瑟香銷。湖上長煙漠漠。山

中古寺迢迢鐘擊東林新月僧歸野渡寒潮

煙鐘

潮頭俄頃陰晴樓上徘徊晚眺霏霏雨障輕過閃

閃夕陽回照漁翁東岸移舟又向西灣垂釣

漁村夕陽

石港湖心野店板橋路口人家少婦篋中麥莢村

翁筒裡魚蝦。麝市依稀海上嵐光咫尺天涯

山市晴嵐

隴頭初放梅花江面平鋪柳絮樓居萬玉叢中。人

在水晶深處一天素幔低垂萬里孤舟歸去

江天暮雪

此八詞多道着楚中景致乃一浙中縉紳所作楚中

稱道此詞頗得真趣人人傳誦的這洞庭湖八百里

萬山環列連着三江乃是盜賊淵藪國初時偽漢

齊處牙
蘇皆也

陳友諒據楚稱王，後爲太祖所滅。今其子孫住居瑞昌與國之間，號爲柯陳，頗稱蕃衍。世世有勇力出衆之人，推立一個爲主，其族負險善鬪，劫掠客商，地方有亡命無賴，多去投入夥中，官兵不敢正眼覷他。雖然設立有游擊把總等巡游武官，隄防地方非常事變，却多是與他們豪長通同往來，地方官不奈他何的。宛然宋時梁山泊光景。且說黃州府黃岡縣有一個汪秀才，身在蟹宮，家事富厚，家僮數十，婢妾盈房，做人個儼不羈，豪俠好游，又兼權略過人。凡事經他布置，必有可觀。混名稱他爲汪太公，蓋比他呂望

一般智術他房中有一愛妾名曰迴風真个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更兼吟詩作賦馳馮打彈是少年場中之事無所不能汪秀才不惟寵冠後房但是游行再沒有不帶他同走的怎見得迴風的標

效

雲髮輕梳蟬翼翠眉淡掃春山朱唇綴一顆櫻桃皓齒排兩行碎玉花生丹臉水剪雙眸意態自然技能出眾直教殺人壯士回頭覷便是人定禪師轉眼看

一日汪秀才領了迴風來到岳州登了岳陽樓望着

洞庭皓渺，巨浪拍天，其時冬月水落，自樓上望君山，隔不多些水面，遂出了岳州南門，拏舟而渡，不上數里，已到山脚，顧了肩輿，與迴風同行十餘里，下輿謁湘君祠，右數十步，榛莽中有二妃塚，汪秀才取酒來，與迴風各酌一杯，步行半里，到崇勝寺之外，三個大字是有緣山，汪秀才不解，迴風笑道：「只該同我們女眷游的，不然何稱有緣？」汪秀才去問僧人，僧人道：「此處山靈，妬人來游，每將渡，便有惡風，潑浪阻人，得到此地者，便是有緣，故此得名。」汪秀才笑對迴風道：「這等說來，我與你今日到此，可謂僥倖矣！」其僧遂指引

汪秀才許多勝處說有

軒轅臺

乃黃帝幄
鼎於此

酒香亭

乃漢武帝得
仙酒于此

朗吟亭

乃呂仙
遺蹟

柳毅井

乃柳毅為洞庭
君女傳書處

汪秀才別了僧人，同了迴風，孫方丈側出去，登了軒轅臺，凭闌四顧，水天一色，最爲勝處。又左側過去，是酒香亭，遶出山門之左，登朗吟亭，再下柳毅井，旁有傳書亭，亭前又有刺橋泉，許多古跡。正游玩間，只見山脚下，走起一个大漢來，儀容甚武，也來看玩迴風。雖是遮遮掩掩，却没十分好躲避處。那大漢看見迴風美色，不轉眼的上下膘覷，跟定了他兩人，步步俯

喘才費力

着不捨、汪秀才看見這人有此慙慙、急忙下山、將到船邊、只見大漢也下山來、口裡一聲胡哨、左近一隻船中吹起號頭、答應、船裡跳起一二十彪形大漢來、對岸上大漢聲喏、大漢指定颶風道、取了此人、獻大王去、衆人應一聲、一齊動手、猶如鷹拿燕雀、竟將颶風搶到那隻船上、拽起滿蓬、望洞庭湖中而去、汪秀才只叫得苦、這湖中盜賊去處、窟穴甚多、竟不知是那一處的強人弄的去了、淒淒惶惶、雙出單回、甚是苦楚、正是

不知精爽落何處、疑是行雲秋水中、

汪秀才眼看愛姬先去，難道就是這樣罷了。他是个有學識的人，即忙着人四路找聽，是省府州縣鬧熱市鎮去處，即貼了榜文，但有知風來報的，賞銀百兩，各處傳過道，汪家失了一妾，出着重賞招票，從古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汪秀才一日到省下來，有一个都可向承勳，是他的相好朋友，擺酒在黃宦樓請他，飲酒中間，汪秀才凭欄一望，見大江浩渺，雲霧蒼茫，想起愛妾迴風，不知在煙水中那一个所在，投袂而起，亢聲長歌，蘇子瞻亦壁之句云：

渺渺兮予懷望，美人今天一方。

家丁亦是
好漢家數

歌之數回，不覺潛然淚下，向都司看見，正要請問，旁邊一個瘦身的家丁，慨然向前道：「秀才飲酒不樂，得非爲家姬失去否？」汪秀才道：「汝何以知之？」家丁道：「秀才遍榜街衢，誰不知之？秀才但請與我主人盡歡管，還秀才一個下落。」汪秀才納頭便拜道：「若得知一個下落，百觥也不敢辭。」都司道：「爲一女子，直得如此着急，且滿飲三大卮，教他說明白。」汪秀才即取大卮過手，一氣喫了三巡，再斟一卮，奉與家丁道：「願求壯士明言，當以百金爲壽。」家丁道：「小人是興國州人，住居闔閭山下，頗知山中柯陳家事體，爲頭的叫做柯

陳大官人有幾個兄弟，多有勇力，專在江湖中做私商勾當。他這一族最大，江湖之間，各有頭目，惟他是一個主。前日聞得在岳州洞庭湖，劫得一美女回來，進大官人，甚是快活，終日飲酒作樂。小人家裡，離他不二十里路，所以備細得知，這個必定是秀才家裡小娘子了。汪秀才道：「我正在洞庭湖失去的，這消息是真的，向都司便道：『他這人慷慨好義，雖係草竊之徒，多曾與我們官府往來上司處，也私有進奉，盤結深固，四處響應，不比其他盜賊，可以官兵緝拏得的。』」若尊姬被此處弄了去，只怕休想再合了。天下多

行官府好
上司
不然麼

已行成竹
于胸中

美婦人仁兄只宜丟開爲是。且自暢飲，介懷無益。汪秀才道：大丈夫生于世上，豈有愛姬被人所據，既已知下落，不能用計奪轉來的。某雖不才，誓當返此姬以博一笑。何都司道：且看仁兄大才，談何容易。當下汪秀才放下肚腸，開懷暢飲而散。次日汪秀才即將五十金送與向家家丁，以謝報信之事，就與都司討此人去做眼。事成之後，再奉五十金以奏百兩。向都司笑汪秀才痴心，立命家丁到汪秀才處，聽憑使用。看他怎麼作爲家丁，接了銀子，千歡萬喜，頭顛尾顛，巴不得隨着他使喚了，就向家丁問了柯陳家裏弟

好公道

秀才可容
兵巡親自

見名字汪秀才胸中算計已定寫下一狀先到兵巡衙門去告兵巡看狀見了柯陳大等各字已自心裡虛怯對這汪秀才道這不是好惹的你無非只爲一婦女小事我若行个文書下去差人拘拿對理必要激起爭端致成大禍決然不可汪秀才道小生但求得一紙牒文自會去與他講論曲直取討人口不須大人的公差也不到得與他爭競大人可以放心兵巡見他說得容易便道牒文不難即將汝狀判准排號用印付汝持去就是了汪秀才道小生之意也只欲如此不敢別求多端有此一紙便可了一樁公事

來回覆、兵巡似信不信、分付該房如式端正付與汪秀才汪秀才領了此紙、滿心歡喜、就像愛姬已取到手了一般、的、見向都司道、小生狀詞已准、來求將軍助一臂之力、都司搖頭道、若要我們出力添撥兵卒、與他廝鬪、這、決、然、不、能、的、汪秀才道、但請放心、多用不着、我自有人、只那平日所駕江上樓船、要借一隻、巡江哨船、要借二隻、與平日所用傘蓋旌旗冠服之類、要借一用、此外不勞一個兵卒相助、只帶前日報信的家丁去就勾了、向都司道、意欲何為、汪秀才道、漢家自有制度、此時不好說得、做出便見向都司

依言盡數借與汪秀才。汪秀才大喜，罄備了一個多月糧食，喚集幾十個家人，又各處借得些號衣，多打扮了軍士，一齊到船上，去撐駕開江。鼓吹喧闐，竟像武官出汛一般，有詩爲證。

舳舻千里傳赤壁，此日江中行画鷁。
將軍漢號是樓船，這回投却班生筆。

汪秀才駕了樓船，領了人從，打了游擊牌額，一直行到閩閩山江口來。未到岸四五里，先差一隻哨船，載着兩個人前去。一個是何家家丁，一個是心腹家人。汪貴拏了一張硬牌，去叫齊本處地方居民，迎接新

只四千日
六月五日
由是所以
自出于此

任提督江洋游擊，就帶了幾個紅帖，把汪姓去了一
畫帖，上寫各江萬里，竟去何陳大官人家投遞，幾個
兄弟，每人一個帖子，說新到地方的官，慕大名就來
相拜，兩人領命去了。汪秀才分付艍戶，把艍漫漫自
行，且說向家宰丁是個熟路，得了汪家重賞，有甚不
依他處，領了家人汪貴，一全下在哨船中了。頃刻到
了岸邊，塌了硬牌，上岸各處一說，多曉得新官艍到，
整備迎接，家丁引了汪貴，同到一個所在。元來是一
座莊子，但見

冷氣侵人，寒風撲面，三冬無客過，四季少人行。

團蒼嶺若龍形，鬱鬱青松如虎跡。已昇紅日莊門內，鬼火炎炎未到黃昏古澗邊。悲風颯颯，颯益盛人。酢醬板蓋，鑄錢爐，驀聞一陣血腥來。元是強人居止處。

家丁原是地頭人多，曾認得柯陳家裡的一徑將帖兒進去報了。柯陳大官人認得向家家丁，是個官身，有甚麼疑心，與同兄弟柯陳二、柯陳三等會集商議道：「這個官府甚有吾每體面，他既以禮相待，我當以禮接他。而今吾每辦了菓盒，帶着羊酒，結束鮮明，一路迎將上去。一來見我每有禮體，二來顯我每弟兄。」

雖在牛面
又是何等

有威風、看他舉止如何、斟酌待他的厚薄就是了、直
 議已定、外報游府船到江口、一面叫轎夫打轎拜客、
 想是就起來了、柯陳弟兄果然一齊戎裝、點起二、三
 十名嘍囉、牽羊糝酒、擎着旗旛、點着香燭、迎出山來、
 汪秀才船到泊裡、把借來的紗帽紅袍、穿着在身、叫
 齊轎夫四搭、四插、控上、呼來、先是地方人等、聲喏已
 過、柯陳兄弟、站着兩旁、打個躬、在前引導、汪秀才分
 付一徑、控到柯陳家庄上來、控到廳前、下了轎、柯陳
 兄弟、忙搬一張坐椅、擺在中間、戈陳大開口道、大人
 請坐、客小兄弟拜見、汪秀才道、快不要行禮、賢見玉

只此一語
便是過客
妙法

二刻驚奇

卷二十七

三

多是江湖上義士好漢。下官未任之時，聞名久矣。今幸得守此地方，正好與諸公義氣相與，所以特來奉拜。豈可以官民之禮相拘？只是個賓主相待，倒好。久長。柯陳兄弟跪將下去。汪秀才一手扶起，口裡連聲道：「快不要這等。吾輩豪傑不比尋常，決不要拘于常禮。」柯陳兄弟謙遜一回，請汪秀才坐了。三人侍立。汪秀才急命取坐來，分左右而坐。柯陳兄弟道：「游府如此相待，喜出非常。急忙沽酒相款。」汪秀才解帶脫衣，盡情歡宴。猜拳行令，不存一毫形跡。行酒之間，說着許多毫傑。勿當撤拳裸袖，只恨相見之晚。柯陳兄弟

惟心置腹
手有不脫
人者汪士
滿出千言
妙法

不唯心服，又且感恩。多道：若得恩府如此相待，我輩赤心報效，死而無怨。江上有警，一呼即應，決不致自家作孽。有負恩府青目。汪秀才聽罷，越加高興，接連百來巨觥，引滿不辭。自日中起，直飲至半夜，方纔告別下船。此一日算做柯陳大官人的酒。第二日就是柯陳二做主。第三日就是打頓三做主，各各請過柯陳大官人。又道：前日是倉卒下馬，算不得數。又請喫了一日酒，俱有金帛折席。汪秀才多不推辭，欣然受了。酒席已完，回到船上。柯陳兄弟多來謝拜。汪秀才留住，在船上隨命治酒相待。柯陳兄弟推辭道：我等

草澤小人承蒙恩府不弃，得獻酒食，便爲大幸。豈敢上叨賜宴。汪秀才道：禮無不答，難道只是學生叨擾，不容做個主人還席的？况我輩相與，不必拘報施常規。前日學生到宅上，就是諸君作主。今日諸君見顧，就是學生做主。逢場作戲，有何不可？柯陳兄弟不好推辭，早已排上酒席擺設已完。汪秀才定席已畢，就有帶來一班梨園子弟，上場做戲。做的是桃園結義、千里獨行、許多豪傑襟懷的戲文。柯陳兄弟多是山野之人，見此花間，怎不貪看。豈知汪秀才先已密密分付行船的，但聽戲文鑼鼓爲號，即便蹙地開船。趁

着月明、沿流放去、緩緩而行、要使船中不覺、行來數十餘里、戲文方完、與未宜闌、仍舊移席圍坐、飛觴行令、樂人清唱、勸辭大樂、江秀才曉得船已行遠、方發言道、學生承諸君見愛、如此傾倒、可謂極歡、但胸中有一件小事、甚不使于諸君、要與諸君商量、一個長策、柯陳兄弟愕然道、不知何事、但請恩府明言、愚兄弟無不聽令、汪秀才叫從人撮一個手匣過來、取出那張榜文來、捏在手中、問道、有一個汪秀才、告着諸君、說道、娶了他愛妾、有此事否、柯陳兄弟兩兩相顧、不好隱得、柯陳大回言道、有一女子、在岳州所得、名

曰迴風說是汪家的，而今見在小人處，不敢相瞞。汪秀才道：「一女子是小事，那汪秀才是當今豪傑，非凡人也。今他要去上本，奏請征勦，先將此狀告到上司。上司審行此牒，托與學生勾當。此事學生是江湖上義氣在行的人，豈可與兵動卒前來攪擾？所以邀請諸君到此。明日見一見上司，與汪秀才質證那一件公事。柯陳兄弟見說，驚得面如土色。道我等豈可輕易見得上司，一到公庭，必然監禁。好友是歿了人，人思要脫身，立將起來推窗一看，大江之中煙水茫茫，既無舟楫，又無崖岸，巢穴已遠，救應不到，再無个計。」

策了正是

有翅翬飛騰天上，有鱗甲鑽入深淵，
既無窟地升天術，日下災殃怎得延。

柯陳兄弟明知着了道兒，一齊跪下道：「恩府救命則
个，汪秀才道：「到此地位，若不見官，學生難以回覆。若
要見官，又難爲公等，是必從長計較，使學生可以銷
得此紙，就不見官罷了。」柯陳兄弟道：「小人愚昧，願求
恩府良策。」汪秀才道：「汪生只爲一妾着急，今莫若差
一隻哨船，飛棹到宅上，取了此妾來船中，學生領去，
當官交付還了他，這張牒文可以立銷，公等可以。」

到官了、柯陳兄弟道、這個何難待、寫个手書與當家的、做个執照、就取了來了、汪秀才道、事不宜遲、快寫起來、柯陳大寫下執照、汪秀才立喚向家家丁與汪貴、兩個到來、他一个是認得路的、一个是認得人的、悄悄地分付、付與執照、打發兩隻哨船、一齊掉去、立等回報、知中且自金鼓迭奏、鬧懷喫酒、柯陳兄弟見汪秀才意思坦然、雖覺放下了些驚恐、也還心緒不安、牽筋縮脉、汪秀才只是一味豪興、談笑洒落、飲酒不歇、候至天明、兩隻哨船、已此載得颶風小娘子飛也似的來報、汪秀才立教請過船來、颶風過船、汪秀才

原自承贊
作事志言
行如背義
謝

大喜叫一壁廂房艙中去。一壁廂將出四錠銀子來。兩個去的人各賞一錠。兩船上各賞一錠。眾人齊聲稱謝。分派已畢。汪秀才再命斟酒三大觥。與柯陳兄弟作別道。此事已完。學生竟自回覆上司。不須公等在此了。就此請問柯陳兄弟感激稱謝救命之恩。汪秀才把柯陳大官人鬚髯捋一捋道。公等果認得汪秀才否。我學生便是。那裡是甚麼。若學游擊。只爲不捨得愛妾。做出這一場把戲。今愛妾仍歸于我。落得與諸君游宴數日。備極歡暢。莫非結緣。多謝諸君。從此別矣。柯陳兄弟如夢初覺。如醉方醒。纔放下心中。

挖搭不覺大笑道。元來秀才。恢諧至此。如此豪放。不
羈真豪傑也。吾輩粗人。幸得陪侍這幾日。也是有緣。
小娘子之事。失於不知。有愧。有愧。各解腰間所帶銀
兩出來。約有三十餘兩。贈與汪秀才道。聊以贈小娘
子添粧。汪秀才再三推却不得。笑而受之。柯陳兄弟
求差哨船一送。汪秀才分付。送至通岸大路。即放上
岸。柯陳兄弟殷勤相別。登舟而去。汪秀才房船中喚
出。颶風來。說前日驚恐的事。颶風嗚咽。告訴汪秀才
道。而今仍歸吾手。舊事不必再提。且喫一杯酒。壓驚。
兩人如渴得漿。喫得盡歡。遂同宿于舟中。次日起身。

設用都司
可以擺成

已到武昌馬頭上來見向都司道承借船隻家伙等物今已完事一一奉還向都司道尊姬已如何了汪秀才道叨仗尊庇已在舟中了向都司道如何取得來汪秀才把設統新任拜他賺他的話備細說了一遍道多存尊使肚裡小生也仗尊使之力不淺向都司道有此奇事真正有十二分膽智纔弄得這個伎倆出來仁兄手段可以行兵當下汪秀才再將五十金送與向家家丁完前日招票上許出之數另顧下一船裝了起鳳小娘子再與向都司討了一隻哨船護送并載家僮人等安頓已定進去開覆兵巡道繳

不知其過
亦有之詞

還原牒兵巡道問道此事已如何了却來繳牒汪秀才再把始終之事備細一稟兵巡道笑道不動干戈能入虎穴取出人口真奇才奇想秀才他日爲朝廷所用處分封疆大事料不難矣大加賞嘆汪秀才謙謝而出遂載了颶風還至黃岡黃岡人聞得此事盡多驚嘆道不枉了汪太公之名真不虛傳也有詩爲證

自是英雄作用殊
虎狼可狎與同居
不須竊伺驪龍睡
已得探還鎮下珠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二十七終